

很久(似乎還只是04年初)以前的某個星期五的下午，好像我正拿著球拍，趕車去打網球。在金鐘地鐵的站台上，遠遠看到一個高個子、玉樹臨風般的，樣子蠻像宗岳！心裡想他不是在美國嗎？故意走近到他的那個車廂。一碰面，竟真是他！和他談了一會，才知道他到了台灣，會在那裡逗留一段日子做研究。很快我便要下車，趕著到屯門打球，留給他一個印有電話的舊咭片。說了聲珍重，我就下車離去。

退休了這半年，深刻地記著從前教過梁啟超的《最苦與最樂》，爲了害怕無所事事的苦，及「一天不做事，一天不吃飯」的教訓，答應了一位朋友，做半年75%的甚麼顧問職。比較自由地做些文字編輯工作，正好也總勉強算是我之所長吧！同時還兼些語文教學行業內的義工，總之沒從前的壓力，卻有從前般的忙碌！日子過得也蠻愜意。

2月28日(星期六)上午，正在中國語文學會會所內準備下午開會的事，學會的電話響起，職員轉來的話筒，竟又是宗岳！他來了香港，並且這天的下午四時約了幾位基社的同學在新世界酒店茶聚，問我是否可以抽空到那裡閒聊。自基社25周年銀禧加冕以後，只有間中在同學會的月會偶碰在一起。已很久沒和這班小孩子們閒聊，但又有公務，真有點兒爲難。這天的會很多事情都和我負責的活動有關，只好硬迫著要主席先談關於我的那些議案，一到四時，我便即開小差，這天晚上，另一位會務理事告訴我，那次會議竟開到傍晚六時才結束！

離開學會便奔往乘車、乘船渡海到新世界酒店四樓。西餐廳是空蕩蕩的，只一長桌坐了班小伙子！竟真是他們。席未暇暖，便被林惟良玩起來，要我將座中的人認出來。老人痴呆症雖未甚嚴重，但大腦記憶體已給歲月磨損，真的被他考起！細細計算起來，三十七年教過的學生數千(說不定可能已近萬)，要記得誰是誰絕對是難度很高的事。陳耀德數月前的月會見過他，是美國某地同學會的副會長；李振強夫婦則因是我班同學李振聲的堂弟/弟媳，自然也認得；林惟良在同學會見得較多，梁宗岳不久前見過，所以都認得。欠的是久未會面，又長高了、又長大了的，陳聰、林偉江，好像同學日見過，所以還有點依稀！坐中有一個到現在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來(請他原諒！)。五年前加冕日見過面不少基社的同學，要我在街上都認出來，真的很難！你們認我易，我認你們難，真的要請你們不要見怪！

一霎眼又過了五年，談著談著，一些是陳年舊事，一些又是同學的近事，沒完沒了的，有時九不搭八，有時又正正經經的。看來那便是培正的特質吧！我們真社30周年甚麼也沒做，但35我們創了珊瑚禧，40在美國的先是在二月，匯集了四十多人乘大郵輪到墨西哥，在LA聚餐，還請了我們的林天蔚、李美奐等好幾位老師；在香港我們也乘郵輪到越南、海南。也有聚餐，請了張啓滇、劉彩恩老師，更硬要在同學日擠到台上拍40周年紀念照！自是有點爲老而不尊的味道！你們30，究竟有甚麼創新的玩意？看來必然可以推陳出新吧！

母校新體育館落成開幕日見過田榮先兄弟和幾位基社的同學，但好像很久沒有「阿虎」和美亮的消息，同學日見到馮國華，看他那心事重重的樣子，是因爲現在浸大的學生比不上他聰明，恨鐵不成鋼吧！

今年是母校 115 周年大慶，一連串的活動想必少不了你們的策劃及參與！如果有分齡球賽、讓分賽，相信我們真社也不會太丟人！

最後，在宗岳處取得余成皓的電郵址，我和他通過一次駁不通電郵，今天終於收到他的來郵並安裝了中文軟件。各位小朋友，如有空亦可以來郵聊聊！

8/3/04

增段：

我遺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當日我曾叫瑞華、春生如果約了在香港打羽毛球，可以預我一份！因為我已遵醫生囑改打網球，但很想過過羽毛球癮！因為他們兩個是波友，經常約一起打球，但我鄭重聲明，只打雙打！

母校的新場亦已開幕，希望我們也可訂場！從前逢星期三晚上我們都回培正打球，如果能繼續這種風氣也很不俗！你們試試！我支持！